

生命呼吸

当代散文
名家丛书

我的二十世纪

宁肯 / 著

西藏，我曾经为了诗歌一直追寻到那里，在西藏高原整整隐居了两年。那是1984-1986年，巨大的孤独和自然界的伟岸真正磨砺了我，就好像一个人在冷水里整整浸泡了两年。二十五岁的我，像淬火一样，身体发蓝，定型于冰雪高原。



西藏

湿地
桑尼
寺院
黄昏
磨房
秋天
盛会
天湖
藏歌
一条河的两岸
喜马拉雅随笔
杀生成

拉萨之夜
那沙，还是原来的沙么
重现的时间
答火柴
西藏的神性与写作
西藏往事——与祝勇对话

旅行

虚构的旅行
文明的墓地
冲动的河流
克里斯蒂
沙漠之蓝

矮岭温泉构图
雨中雁荡山
雨中，世博园
乌镇与西塘

经历

我的二十世纪
荒凉之上的圣殿
1999年自画像
文学与远方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生命呼吸·当代散文名家丛书

我的二十世纪

宁肯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的二十世纪 / 宁肯 著. —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13.

(生命呼吸·当代散文名家丛书)

ISBN 978-7-5060-6498-9

I. ①我… II. ①宁…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47787 号

我的二十世纪

(WODE ERSHI SHIJI)

作 者: 宁 肯

策划编辑: 张 杰

责任编辑: 姬 利 傅 愈

特约编辑: 哈 曼

书籍设计: 张志伟 知墨春秋设计工作室

出 版: 东方出版社

发 行: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6

印 刷: 环球印刷(北京)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6000 册

开 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6.5

字 数: 38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060-6498-9

定 价: 49.80 元

发行电话: (010)65210056 65210060 65210062 65210063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本书观点并不代表本社立场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拨打电话: (010) 65210012

我的二十世紀

自序 审美散文与工具散文

在我看来，散文就两种，一个是工具散文，一个是审美散文。工具散文有审美性，审美散文有工具性。这是我对散文基本的分类，也反映了我对散文的认识。何为工具散文？工具散文是散文的本义，就像语言是传达思想的工具的一样，在这点上散文为语言天然而生，作为文体最接近语言的本义。换句话说，散文是传达思想的工具，这里包括意义、意思。这些意义或思想，或者有一个中心——其他表达都是围绕这一中心的，无论叙事散文还是抒情散文还是论文，还是杂文随笔札记散记日记书信，无论方式上是托物言志，还是直抒胸臆、有多少种修辞手段，是比兴、象征，还是旁征博引，无外乎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你要或明确或有力地表达一个什么，有一个主题，一个中心思想。当然，各种实用文体就不用说了。

审美散文与工具散文正相反，它反对自身的工具性，它不是一事一议，不是通过什么表达了什么，不是托物言志，不是围绕着一个中心思想，不是一二三条分缕析说明什么，它最主要的特征是无中心思想、多元、分散、不确定，强调的是思想的过程而非思想，是流动的、多变的、在场的，是生命与情感和智性无时无刻的介入，一切都和心灵相关，心灵是审美散文唯一的或最大的母题。在心灵的意义，散文与诗、小说、戏剧获得了同样的创造性的地位。传统上，当我们谈论创造一词时，很少把它同散文联

系起来，但当我们读到像鲁迅的《野草》时，我们又会毫不犹豫地使用创造这个词。散文与诗歌小说的某种不言而喻的不平等性就在于散文在整体上心灵的（动态与在场的心灵）缺席，个体的心灵，一个如此巨大母题，散文却视而不见，或简单处理，散文的心灵性一直被它的强大的工具性压制着，始终没有得到真正的释放。

所幸有《野草》，鲁迅的伟大就在于他的文本提供了许多可能（可惜我们并没有用好）。我们拿鲁迅的杂文和《野草》相比，会清晰地发现前者是毫无疑问的工具散文，后者是典型的审美散文。《野草》通过什么表达什么了吗？中心思想是什么？托物言志了吗？像《白杨礼赞》《茶花赋》，整个这一脉的散文？不，《野草》呈现的是鲁迅的黑暗之心，是心之状态、场阈、过程。

当然，审美散文也有工具性，它不可能天马行空、脱离大地而存在，它的局部的工具性是显而易见的，是审美散文的大地，但不可否认它的主要部分是在天空的。然而这天空不是虚空，而是心灵，内宇宙。同样，工具散文也有审美性，而且在高手那里常有着很高的审美性。比如朱自清，他的《背影》《荷塘月色》，如此优美，情感的流动如此准确、幽微，堪称艺术散文。却非审美散文，《背影》《荷塘月色》表达的东西是确定的，有可总结出来的鲜明的主题。有人把艺术散文区别于其他散文，我部分地同意，但根本上不同意。在传统散文的语境中，艺术散文也是工具散文的一种，这里“艺术”有确定性、中心性，有一套功利的修辞，而审美是发散的，不确定的，是以心灵为本体的，在世界观与方法论上与“艺术”有根本的不同。

需要说明的是，我完全无意贬低工具散文，我只是在划分，我只是觉得过分对散文的划分总是说不清，不够科学，没从最根本的功能界定。另外，工具散文是散文的常态、大树、主河，审美散文不过是支流，是散文大世界的一个还在发展中的品种，其未来就像其本身一样是不确定的。比如散文与心灵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心灵真的是散文的主要表达对象吗？表达心灵，散文真的是最合适的文体吗？散文看上去与心灵挨得最近，天然要

表达心灵，但真的以心灵为本来表达又会侵入小说的领域，像《追忆流水年华》，散文总是存在着越界的危险，小小的越界还不妨，过度的越界就会失去自己，散文与心灵存在着某种悖论的关系。

另外，我虽然写了一些审美散文，但就数量而言更多还是工具散文，仅就我自己而言，审美散文的写作缺乏持久性，倒是工具散文越来越多地伴随自己。那么审美散文是否有一个恰当的空间，恰当的边界呢？

但无论如何，我认为写一点纯粹的审美性质的散文还是必要的，进入这样的写作心灵的高度不一样。如果说散文的门槛低，甚至没有门槛，谁都可以写，但审美散文是有门槛的，对于混子，冒牌货，附庸风雅者，钓誉者，沽名者，让他写篇审美散文试试，一试便会现形。

第一辑 西藏

湿地

桑尼

寺院

黄昏

磨房

秋天

盛会

天湖

藏歌

一条河的两岸

喜马拉雅随笔

杀生戒

拉萨之夜

那沙，还是原来的沙么

重现的时间

答火柴

西藏的神性与写作

西藏往事——与祝勇对话

目 录

自序 审美散文与工具散文 __ 001

第一辑 西藏

湿地 __ 001

桑尼 __ 004

寺院 __ 010

黄昏 __ 013

磨房 __ 017

秋天 __ 020

盛会 __ 023

天湖 __ 026

藏歌 __ 031

一条河的两岸 __ 037

喜马拉雅随笔 __ 046

杀生戒 __ 052

拉萨之夜 __ 054

那沙，还是原来的沙么 __ 057

重现的时间 __ 061

答火柴 __ 063

西藏的神性与写作 __ 064

西藏往事——与祝勇对话 __ 082

第二辑 旅行

虚构的旅行 __ 107

文明的墓地 __ 127

冲动的河流 __ 129

克里斯蒂 __ 132

沙漠之蓝 __ 135

矮岭温泉构图 __ 137

雨中雁荡山 __ 139

雨中，世博园 __ 144

乌镇与西塘 __ 148

第三辑 经历

我的二十世纪 __ 152

荒凉之上的圣殿 __ 160

1999 年自画像 __ 167

文学与远方 __ 169

第四辑 肖像

世纪老人冰心 __ 182

1979 年的巴金 __ 184

于是之的远虑与近忧 __ 186

大地守望者 __ 190

还乡 __ 196

苇岸：让世界安静下来 __ 199

谁从天空返回 __ 202

记忆，北岛，一次未谋面的造访 __ 204

张艺谋、王朔及其他 __ 207

卡琳印象 __ 209

陈村去找史铁生 __ 212

余华：一种可能 __ 214

独行者 __ 216

黑梦——赵丽宏印象 __ 221

咀嚼八十年代 __ 224

日常物品与中年写作 __ 227

危险的美感 __ 230

静之的戏 __ 232

最后一个乡村诗人 __ 237

如意的书写 __ 240

凸凹的乡村哲学 __ 243

词语与心灵的道场 __ 247

形体与叙事 __ 250

乔伊斯与卡夫卡 __ 253

贾晓淳印象 __ 256

自我与他者的对话 __ 259

习习如水 __ 264

德温特先生 __ 267

第五辑 写作

说吧，西藏 __ 270

关于沉默 __ 275

心态，调式，游戏精神 __ 278

为什么不同 __ 289

将“有”置于“无”中表达 __ 293

症候与投射 __ 295

想象的悬崖 __ 305

关于知识分子写作 __ 309

我的先锋观：态度决定一切 __ 313

作家的某些部分是可以培养的 __ 316

美女作家——七十年代——沉默的石头 __ 320

上海之行 __ 324

第六辑 对话

寻问《蒙面之城》的构造与发生 __ 327

时代转型中的角色困境 __ 346

怎么写永远是个问题 __ 354

西藏：给了我超现实的感觉 __ 373

存在与言说 __ 388

跋：我与新散文 __ 404

湿地

从无雨之河开始的漂泊与沉思，到了雪线之上突然中止了，鼓声从那儿传来。正午时分，火山灰还在纷扬，鼓声已穿透阳光，布满天空，沿着所有可能的河流进入牧场，村庄。所有的阴影都消失了，鹰从不在这时候出现，一群野鸽子正沿着河流飞翔。闭上眼，静静地躺在湿地和沼泽之中，面对天空，鼓声，阳光的羽毛。大片的鸥群从你身体上掠过，你摆着手，示意它们不要离你太近。但你的周围还是站满了鸟群，它们看着你，看着湖水，看着湖水流线型从草丛和你的身体上滑过。

一个人，躺在隆起的天地之间，有时也在刺破青天的山峰上，就像雪豹那样。那时积雪在你的体温下融化，阳光普照，原野的亮草弥漫了雪水。这些浅浅的像无数面小镜子的雪水汇成了网状的溪流，它们打着旋儿，流向不同，不断重复，随便指认一条，都可能是某条大江的源头。

不，不是所有的源头都荒凉，没有人烟。

在我的行迹中，生长着岩石，冰川，咕咕的泉水，同样，也生长出了帐篷，村庄，正午的炊烟。村庄或石头房子几乎是从岩石上发育出来的，经幡在屋脊上飘扬，风尘久远，昭示着时间之外的生命与神话，存在与昂扬。村子太旷远了，以致溪水择地而出，从许多方向穿过村庄，流向远方。桑尼的弟弟，一个三岁的男孩，站在时间之外，在没有姐姐的牵

引下，那时候正走在午正的阳光里。

这是个没有方向的孩子，只是走着，时而注视一会太阳。

毫无疑问，男孩不是第一次单独出来，或许他想念一条小溪？一只飞鸟？但无论他向哪个方向走去，他都会走到上一次的那条小溪。他不可能走得太远，小溪不允许，小溪拦住了去路。

正是融雪季节，圣丕乌孜雪峰不动声色，却有涓涓细流渗流下来，到了村中也不过尺宽，村子几乎成了网状的地。三岁男孩上次就到过这里，但他曾涉过这条小水流么？或许，这一次他要试试？

他一眨不眨凝视着欢畅清冽的流水，他没有鱼的概念，但他在看什么呢？看一颗琥珀色卵石的滚动？看沙金的跳闪？他试着用一双小手去拦截水流，结果水流一下涌到身上，他一屁股坐在沙地上。

他没有任何玩具。除了自身一无所有。

他的小鞋湿了，脱下来，结果他发现了鞋，鞋成了他的玩具。他拿起鞋，端炕头了一会儿，慢慢放在水里，立刻就灌满了水，然后提起来，倒下去。如是反复动作。这是姐姐桑尼汲水时的情景。他开心极了。这时阳光已不再颤动，鼓声远去，午后的山村空灵，寂静，一如笛声里的空谷回音。男孩玩得兴起，已浑身湿透，不小心小鞋落在水上，立刻漂起来。小鞋顺流而下，像船一样航行。

男孩呆住了，异常兴奋，直到小鞋从视野中消失。他拿起剩下的另一只鞋，又端详了一会，然后，轻轻地再次放在水流上。小鞋再次航行起来，顺着水流，像一片树叶，漂向远方。他失去了一只鞋，却拥有了一只自己的船。

他彻底的一无所有，脸上出现了茫然。

你走吧，你对自己说。黄昏前你还有一段路程，你还要渡过那条不远的大河。

到了河边，牛皮舟靠过来。过了河，老人问你，要不要等，你说不用了。这时候，整个河两岸没有一人。你向山里走去，老人没马上离开。你想目送老人到对岸，但老人似乎也想看着你离去。事实上，整个一天，

你是老人唯一的乘客。

你几次回首，发现牛皮舟仍在这边岸上，老人背对着你，固执地等你，却望着对岸。你决定不再回头。你站在山顶上时，正是一天中两个惊人相似的时刻：黎明与黄昏。这时候你再次朝下望去，暮霭中，老人已到了缥缈的对岸。

1998 年《大家》第 3 期

桑尼

桑尼，下来，快下来。你要摔着了。下来，桑尼，大家都在等你，现在该你了。你准备一下，大家都唱过了，就差你了。格吉，格吉，先进行下一个节目。桑尼从旋柳上下来，险些摔倒，拉珍和仓曲扶住了她。

林中之舞。她们出来了，几乎是飞翔着，从蓝白色的帷幔后出现在草坪上，展翅飞翔。仙女也不过就是这样了。雪顿节还差几天呢，她们就穿上了仙女般的夏装，花枝招展。她们边唱边跳，银鸥掠过水面不时地冲向小岛，冲进歌声，甚至把晶莹的水滴洒在她们头上。她们歌唱，整齐地甩着长袖，像林中之妖，都脱胎于飞鸟。桑尼没有上场，和拉珍靠着同一棵树，面对的却是两条不同的河。她们是乡村的女儿，水泥厂的孩子现在都像白度母或绿度母，像唐卡一样欢乐。

两条不同的河一条是拉萨河主河，一条是它在密林中的支流。拉萨河是很大的水，有雪山映照，小支流上有廊桥和磨房。是的，我们在一个小岛上，小岛有个好听的名字，叫尼雪林卡。小岛是孩子们夏季的乐园。今天我要让所有的孩子都快乐，歌唱，我差不多做到了，他们一踏上小岛立刻就消失在丛林里，他们多快活呀，飞奔着，扯着蓝白相间的消夏帷幔，把小岛几乎装扮成了夏日别墅。

拉珍穿得一点也不比城里孩子逊色，头上盘了漂亮的红发绳，特别

是银饰和绿松石使她成为一个盛装少女。只有桑尼，桑尼依然故我，两只短辫垂在瘦削的肩上，看不出与平时有什么变化，甚至没穿藏装，还是平时的胶鞋，已经小了的棕色条绒上衣。上衣刚刚洗过，带着白霜，看得出洗得很苦，实际上桑尼还是做了准备。坐在地上的人都吃着，喝着，嚼着，桑尼也不例外。桑尼带来了一小瓶自制酸奶，一小袋红糖糌粑。我说，桑尼，给我一点你的红糖糌粑吧。我说，她们的我都吃过了，现在我想尝尝你的。桑尼张开手，不知所措，脸红了。我拿了一小块，放到嘴里。我还喝了她的酸奶。我说，桑尼，我听到过你的歌声。桑尼低着头，脸红得像火。我说，桑尼，有一次我从山上下来，进入村子，很远就听到了你的歌声，我看见你背着柴，一蹦一跳，一见我你就不唱了，还记得么？桑尼摇头。我说，你就唱那支歌吧。

桑尼不语，脸越发红，甚至连旁边的拉珍脸都红了。我喜欢她们的脸红，就像喜欢朴素的土地。可是桑尼的神情里除了羞涩还有别的东西，我说不上是什么东西，也许那支歌透露了她不愿让别人知道的东西？她只愿在没人的时候对自己唱歌？那支歌多动听呀，她一溜烟跑回家，理也不理我，可是她的脸多红呀。

高山的流水哟向东流
我的家呀在南头
请你请你拐个弯哟
把我带回家门口

高山的流水哟向东流
我的家呀在南头
太阳就要落山了
羊群还在山外头

桑尼家养了一大群羊，有四五十只，一大早桑尼要把羊赶到山沟里去，